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新新外史

(三)

濯缨著

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新 新 外 史

濯 纓 著

(三)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新新外史(三) XINXINWAISHI 濯缨著

责任编辑：赵洪林

封面设计：尹怀远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	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7 $\frac{3}{8}$ 印张 4插页 390千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
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	印数：1—11,300册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	统一书号：10437·38 定价：3.30元

第五十一回

借机会逃出虎穴龙潭 报私情力荐曹操刘裕

从来邪魔怪道，骗钱害人，一定没有好结果。不过照何仙姑报应的这样快，真是出人意外。想她白天在汉口时，五千块洋钱，只须一场捣鬼，便稳稳飞入自己囊中，是何等惬意，何等快活。那知连一夜全不曾过得，糊里糊涂就把性命送掉，不但五千元被人拿去，连平日骗的数万私囊，也一古脑儿尽被他人享受了。还上累老母，下累弱弟，俱都作了横死冤魂。虽说是满清气数已尽，革命起义，关系大局，但那何仙姑平日若不招摇，闭门度日，急切间也未必想到她身上。可见世界上安分守法的人，决无意外飞灾，不生心害人的，也决不至为人所害。明白这个道理，那何仙姑一案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闲言少叙。却说李虎臣伏在树上，把下面情形看了个清清楚楚。他虽然胆大，也吓得浑身发抖，差一点没从树上掉下来。直待那少年军官去了，他心中盘算：方才死了不少人，可是内中并无有柱儿，或者仓促间，他们搜查不到，作了漏网之鱼，也算万分侥幸。我此时必须急速下去，将他救出险来。但是这房子里边，还留着四名看守的兵丁，他们全有快枪，这一下去救人，必定逃不开他们的眼，岂不白白的送

了性命。然而，这树上又不是久居之所，天光一亮，再想下来，也不能了。我无论如何，必须先离开这险地才好。至于柱儿性命，只好听凭老天爷安排好了。他想到这里，轻轻从树上下来，站在后院中，默默打算。我总然离开和家，这大街上全有革命军，我也走不开啊。方才看他们杀死家人的情形，凡是说北京话的，俱有危险。所好我在南京多年，变口音倒还容易。只是想回汉口，恐怕很难。他们一定派大队人马守住江岸，我便插翅也飞不过长江去。这事却怎么处呢？但是无论如何，也不能久在这里等死。只好先逃出来，再作计较。

想到这里，便轻轻耸上墙头。向四下看，所喜下面并无入迹，连忙跳至街心。忽然心里一动，忙从背后把文明杖抽出来，放在地下，这个劳什子，是万万带不得的。又将卷起的长衣放下，省得被人看见，疑惑我是梁上君子。又摸了摸身上，并不曾带着一个钱。手提包还在和宅的书房中，此时想回去取，如何敢冒这个险呢？只可听天由命，到时候再打主意。虎臣此时心中，真是说不出的难过。有意大着胆子，向街上走去，少时天光一亮，必定被人获住，左右为难。忽然急中生智，我索性躺在街心，假装有病，俟等查街的人将我获住，我只说投亲不遇，犯了旧病，因此卧倒街上，无人过问，这样不但保住生命，或者还能得着机会逃出境外，也说不定。想到这里，他便爬伏在大街，不止的哼哼。果然过了不大工夫，天光已亮，但听得远远有呼哨的声音。少时履声囊囊，仿佛有人已经来到身旁。一个操湖北口音的说道：“唔呀！这是个甚么人？为何大清早起卧在道旁？弟兄们将他叫起来，问一个清白。”紧跟着有一个军士，弯下身子，推了虎臣两把，说道：“快起来！你是甚么人？为何在

地下躺着？”虎臣一面哼哼着，微微睁开两眼，作出很惊疑的样子，要勉强起来，却又起不来，操着南京口音说：“老爷可怜我这遇难的人吧，我是南京下关的人，来这里投亲不遇，身上又缺了盘费。昨晚行至此间，眼前一发黑，便躺下动弹不得。老爷们救命，给我一口水喝，再帮我几个盘川钱，我急速趁船回上海去，就感恩不尽了。”旁边的小军官听他这样说，很露出惋惜的神气，说：“你们看他的相貌体格，俱都不错，如今流落在这里，倒着实可怜。你们将他架起来，先安置在咱们二哨的办公室里，给他一点茶水干粮。救人一命，也算功德无量啊。”旁边一个当兵的很不以这话为然，说：“陈老爷，你知道他是作甚么的，就往营盘里架？他倘若是奸细，在这革命时代，军令森严，岂不是自找麻烦。依我说先得搜一搜他身上，看有甚么可疑的证据没有？”那军官点点头，说也好，你就搜吧。军士果然蹲在地上，向虎臣身上摸索了一番。摸了多时，连一枚铜元，一张字纸，也不曾搜出来。那军官哼了一声，说你还不放心吗？快把他架起来走吧。两个兵士，将虎臣架起来才要走，忽见墙边放着一支文明手杖，对军官道：“老爷你看那是甚么？”军官伸手拾起来，便知道里边藏着有兵刃，按住了弹簧，倏的抽出来，却是明晃晃一柄东洋利刃。此时，那先说话的兵士立刻笑逐颜开，仿佛得着证明一般，向军官说道：“老爷你看如何？”军官很从容的将刀插入杖里，然后向虎臣问道。“这是你的兵器吗？”虎臣忙答应：“是的，不瞒老爷说，这是小人家传之物，每逢出门时候，总要携在身边，以为防身之宝，老爷看着它好，小人情愿送与老爷，作一个玩物吧。”军官一壁走着，笑道：“君子不夺人之美，既是你传家东西，我怎好要呢！”

虎臣随着他在大街上行走，只见各街各巷，全有军队衙

枪遑巡，一股肃杀森严之气，令人看着可怕。只见前面一座楼上，高揭着很长的白旗，旗子上面，龙飞凤舞，墨渍淋漓，写着五个大字，是“还我旧山河”。再向前走，是巡道的衙门，衙门外的两杆大旗上，写的是：“光复汉族，驱逐胡儿”。虎臣见了这种种标志，早已吓得肝胆俱碎。心里盘算，万没想到这武汉地方居然出了这样英雄，一夜的工夫，竟自大功告成，立起革命的基础来。要照这样，只怕清朝的气数已尽，没有挽回的指望了。最可怜是我那主帅瑞方，无缘无故拿出四十万现款来，打点了这宗差事，目前是否已到四川，尚不知道，沿路之上，一定凶多吉少。偏偏这位姨太太，又卧病在汉口，金钱衣服，俱在她一个人手中。大帅受怎样困苦，她是满不在意，却大捧的拿出洋钱来，给那骗人的妖妇。结果，连我同柱儿全受了带累。柱儿的性命如何，目前还拿不定。我虽然假装有病，幸免于难，到底前途如何，更没有丝毫把握。最要紧的，设法先回汉口，从姨太太手中讨几个钱。赶速到四川，去寻大帅，劝他早早回来，不要卷入漩涡，白白送了命。

虎臣是一壁走着，一壁盘算，不知不觉，已经到了一座庙中，便是二哨的办公处。军士们将他架至一间屋中，便是那陈哨官的卧室。放他躺在床上，沏了一碗白糖水，给他喝了。虎臣向伺候的军士，和颜悦色的问道：“老总这样辛苦，我心里实在不安，但不知这位哨官老爷他贵姓大名？是甚么地方的人？”军士道：“我们这位老爷，姓陈名学贵，是汉阳的人。他从前在吴军门部下，当过教练员，后来吴军门到江南去了，他便改投在李统领部下。李统领因为他操练娴熟，格外抬举，便补了这二哨的缺。昨天革命成功，陈老爷奋勇助攻督署，李统领又加他一个稽查衔，派他在街市上巡查。活

该是你走好运，遇着了我们这位陈老爷。他向来是最肯方便人的，所以将你架到自己营中，还派专人伺候你，这真是福星照命。要遇到别位老爷的手里，保不住拿你当奸细办了，还许送掉性命呢！”虎臣心中暗暗说了一声惭愧，面子上却作出惊恐感激的样子说：“难得陈老爷待人这样恩厚，将来如有机会，赴汤蹈火，也要报答他老人家。”

随又向兵士追问：昨天晚上李统领怎样起的义，总督衙门是怎样攻破的，难道镇标张统领也不出来抵抗吗？军士笑道：“这话说起来很长。你要知道，湖北全省的军权，表面上虽然操在张豹手中，骨子里面，却全是我们李统领的人。听说三个月以前，就有了预备了。我们统领手下，有三位大将，就是荀文、姜赞文、章兴文。这三位的本事，大得很呢！偏偏又遇着不知死活的祥呈，爱财如命，终日变着方法在我们军界里敲钱。凡营官以上的，每月全有报效，如其不然，便即刻撤差，毫不客气。连我们统领，也不知被他敲了多少次竹杠，其余大小官员，更不必说了。你想想，既不发饷，还要往大家身上要钱，谁能卖老婆去巴结他呀！只落得怨声载道，叫苦连天。这种军心，还不好鼓动吗。本来湖北的军人，早就下了种子，‘排满兴汉’四个字，是人人脑子里有的。再遇着这种时机，有人一鼓动，就不难立时爆发。昨天晚上大家围攻督署，那督署的卫队，并没有一个人肯出来抵抗，反倒作了引路先锋。最可笑的是总督祥呈，还躺在七姨太太房中吸大烟呢！我们大家在大堂上放了一排枪，然后由荀司令发出口号，将军队散布在督署内外。荀司令领着一队人攻进后宅，大喊叫祥呈出来答话，可怜他钻进床底下，那敢出头。后来高低挨着屋子去搜，从七姨太太房中将他搜出来。他二人在床下还伏着不动，是由两个弟兄硬拉腿

给拉出来。这位总督两湖的大帅，面无人色，只伏在地下给荀司令叩头，甚么老爷大人，甚么祖宗亲爹，只求保全他的性命。倒是那位七姨太太很有骨气，指着荀司令大骂，说你们全是朝廷的命官，为甚么无缘无故的要造反，还敢来威逼大帅！你眼前不要太得意，早晚朝廷发兵来痛剿，把你们这些人活擒住，碎剐凌迟，那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。荀司令冷笑道：没想到你这妇人，倒有如此大胆，也算难得。但是你却为甚么要嫁祥呈这个脓包呢？你要知道，我们此举，正是下合民意，上顺天心。满人窃据中夏，快三百年了。我们汉人，受种种虐待，好容易人心觉悟，大家同心协力，恢复我们的旧山河。你还拿朝廷两个字来吓唬谁？我本应当将你这贱人一枪打死，姑念你胆量不小，暂行留你的性命。我只先和祥呈算帐。你这数月以来，克扣军饷，贪图贿赂，所有的银子现在那里？还有你那总督的印信，也得一并交出来。如若迟疑，休怪我不给你留面子。祥呈为人本是爱财如命，听说要他拿银子，便有点迟疑不决，白瞪着两眼，半晌答不上一句话来。荀司令骂道：我把你这看财奴，死神临头，还不肯说一句痛快话。你难道赖着就能白白的放你过去吗？祥呈又央告道：我情愿叫藩司将数月积欠的军饷，一律发清。就请你们高抬贵手，饶了我吧。荀司令大笑道：你这时候才想起欠饷来，已经晚了。我们大家，是为兴复汉族，驱逐胡儿，并非是为区区欠饷。至于藩库里面有多少银子，当然由我们革命军政府处理一切，难道还能由着你行使两湖总督的职权吗？后来祥呈也不知怎么说错了一句话，把荀司令招恼了，抽出指挥刀来，劈面便是一刀。幸亏祥呈躲闪的快，未曾劈中头颅，却把左耳砍去了一半。立时鲜血淋漓，疼的祥呈在地上乱滚乱叫。荀司令派本署卫队，暂将祥呈一家人驱入后

花园，圈禁在一处，不许自由行动。然后将督署实行搜检了一番，只现洋钱一项，搜出一百多万。其余珍珠细软，不计其数，俱都上了封条，听候李统领处置。又在督署门前，悬起革命的五色旗帜，请李统领在署中主持一切，把闾城的文武官僚，俱都传来。大家会议，听说大家公举提学使王彭年，暂时管理民政，主持一切。王学使再三推辞，不敢承当。后来激怒了张兴文，拔出刀来说道：你是汉族的男儿不是？我们凌千险，冒万难，为汉族争光。你这懦夫毫无心肝，还想作满清的忠臣，我今天非杀你不可。不但杀了你，连你一家大小，斩草除根，索性同满奴一律对待，看你怕也不怕。王彭年一看这神气，早吓得魂不附体，连说我情愿担任，章将军你快不要杀人。大家见他承认，又哈哈大笑，说大人真明白，本来你不担任，还有谁能担任？听说他今天已经接任了。民政长的告示，全发出来了。李统领已经给各省去了电报，请求一致宣告独立，作排满兴汉的表示。至于以后如何，连我也不知了。”

虎臣听这军人唠唠叨叨，说了这一大篇，心想越闹越大了，我无论如何，得先脱离这地方，给我家主帅报一个信，好叫他早早逃生，别被他们杀了才好呢。他正在踌躇间，哨官陈学贵从外边回来，先到自己屋中，问虎臣的病可好了么。虎臣再三致谢，说小人这是宿病，只要犯过去，将息半天，自然就会好的。承陈老爷这样优待，我得怎样才能报答你呢？学贵笑道：“我既然救你，你也用不着报答。我今问你一个人，你可认得么？”虎臣道：“不知老爷问的是谁？”学贵道：“你既是南京人，南京巡防营营长王文豹，你可认得他这个人吗？”虎臣笑道：“岂但认得，我们还是旧同事呢，当日在巡防营，他当哨长，我当什长，我们在一个哨中，彼此非常

亲密。后来我因为改业为商，才抛弃了营盘的饭碗，但是逢年过节，我还寻他去谈一谈。他待旧朋友很好，见了面总留着吃饭，不知陈老爷打听他作甚么？”虎臣这一套话，确乎不是鬼话。因为他自幼从军，实在同王文豹是旧友。不过他随瑞方到南京时，已经是堂堂督署的武巡捕。文豹在巡防营中，仅仅是一个小哨官。虎臣很替他出力，在巡防统领吴军门跟前，一再给他说好话，因此才提升了营长。在陈学贵面前，他如何敢说实话。因此只承认同文豹是同事，其余的话，却一字没敢提。反倒追问学贵打听他作甚么。这正是虎臣乖觉地方。陈学贵信以为实，不觉鼓掌道：“妙极了！这样我不妨对你实说吧。那王文豹亦是汉阳人，我们同乡，只是没有甚厚的交情。我听说他确是一条好汉。如今革命已经成功，最要紧的是得把南京取过来，顶好有一个人肯作内应，这事便易如反掌。王文豹是一个最适宜的人，而且手下又有兵。他如果肯反正，南京便唾手而得。如今须有一人肯冒险去游说他，这真是一件奇功，无意中却落在老兄身上，真真是妙极。”虎臣连说：“不敢当，陈老爷你怎的同小人论起兄弟来？”学贵笑说：“我们全是军界中人，不论兄弟，论甚么呢？方才小弟疏忽了，也忘了请教贵姓台甫，怎么称呼。”虎臣随口应道：“小人姓季名叫一飞。”学贵道：“你以后不要大人小人的乱说了，我们既同是军界中人，以后彼此借重的地方很多，用不着客气。我今天同你说的，确是心腹话。你既同王文豹有渊源，回头我见荀司令，索性保荐你干这奇功。果然得了南京，你稳稳的营官可以到手。”

虎臣一听，心想这事太不妥当。前几天随钦差到省来，那李天洪同军界高级长官全同我见过不知多少次，此时我岂能去见他们。必须想个法子，辞脱了才好。随答道：“陈老

爷，我此次情愿冒险到南京。去说王文豹，纯粹是为报答你相救之恩，并无贪功求官的意思。再说我近年营商，到处自由，觉着比在军界强的多，也决不再想那种营生了。最好你放我偷偷的去，等到那里，我急速给你来信。如果事情可成。你便禀知上官，只说是你派去作的；倘然风头不利，你再想旁的主意。这个法子，是再妥当没有了。千万不可惊师动众，你想何如？”本来军界人，全有争功好胜的心。虎臣这一席话，在学贵听了，是正中下怀，不过面子上还要谦让几句。后来又筹划到怎样才能离开省城，先到汉口去呢。眼前正在军事戒严时代，江岸上遍扎着革命军。就是插翅亦飞不过去。学贵踌躇了多时，忽然想出一个主意来，说这样吧，汉阳本是我的老家，我家中还有六十多岁的娘，这是上官全都知道的。我只说接着家信。老娘想我想病了。我本当回家省视，因为正在军事紧急，不敢请假，特派本哨正兵季一飞。拿着家书，同几十块钱，过江去探问我的老娘。求本哨的营官转禀司令，料想没有不准的。俟等他准了，你便可以安稳过江，一点阻拦亦没有了。请想这个法子可好么。虎臣连应道：“好好，这样作去，非常的稳当，就是上官也决不能批驳。陈老爷你赶快的进行吧。”学贵忙吩咐哨书，备了一件公事，当日便送到营部去。营长姓孟，同陈学贵本是盟兄弟，当然格外关照，即刻呈到司令部。司令荀文，不但准如所请，还另外发了四十元钱，给陈哨官带回家中，作为老母甘旨之奉。又填了一张司令部通行的护照，一同发交营部，飭陈学贵具领。学贵得了这消息，非常喜欢，第二天一早，将通行证同银元，一概交与虎臣，又亲送他到江边，再三叮咛，方才握手珍重而别。这时候革命军在武汉，已经打通一气，镇守汉阳的，是章兴文，同着蔡杜两员大将。虎臣过江

后，当然是办他自己的事。总算上天见他一颀忠心，才给他这机会，放他逃出龙潭虎穴。他以后果然奔到四川，凌千难，冒万险，盗取瑞方死后的首级，归葬京师，真不失为义烈之士。自有后文交待一切，暂且按下不表。

如今折回头来，再说李天洪在湖北军界一二十年，平素以老诚谨慎著称，为何忽然想起革命来？而且是一鼓成功，这岂不是怪事吗？阅者要知道，这件事并不足怪，本书上文已经完全表过了。总督祥呈，生有钱癖，所以叫赛和娇。他自到任之后，第一个本想敲张豹，偏偏张豹有一位好夫人，不但把祥呈运动好了，而且同他七姨太太结了干姊妹。只有李天洪不识风头，又不肯花钱运动，结果闹得把督中协丢了，连带把镇统也革掉。幸而有三文帮他的忙，替他筹划，替他拿钱，算是降为协统，保全了一镇的兵权。那知紧跟着又来了这瑞钦差，同祥呈大闹意见，又故意撮弄张豹。他俩人受了钦差的气，全疑惑是李天洪暗中主使，彼此的嫌隙，便益发深了。瑞方走后，祥呈便把李天洪大大申饬了一顿，硬说天洪这一镇人，全是革命党。他平日管束不严，俟等查出实据来，不但奏参革职，还得重重治罪。天洪本是忠厚人，那里禁得这一吓，回到公馆，暗暗同三文商议。姜赞文性情急躁，听了立刻便跳起来，说：“索性反了吧！他既说我们是革命党，我们索性就革他的命，倒看怎样？”荀文道：“且慢，我们目前已经是为山九仞，功亏一篑了，何必还这样沉不住气呢？实对统领说吧，目前这十三镇全军，已被我们三人分头说好，只等时机一到，统领下一声动员令，立刻就变为革命军。也用不着他祥呈派人调查。我们事前也曾向统领计议过，不过近两三个月的动作，尚不曾向统领详细禀报。我们的意思，只要等十二镇一齐就好了，

然后再请示统领，决定举事的日期。但是看这神气，愈逼愈紧，恐怕等不得了，只好稟知统领，我们亦好提前预备。”天洪听了这话，虽然心中还有点游移，但事已至此，骑虎难下，只得咳了一声道：“也罢，以后丧身亡家，听之三兄，化家为国，也听之三兄了。不过最要紧的是十二镇，如能将十二镇说妥，其余皆无可虑。”章兴文道：“统领自请万安，十二镇的军官士卒，比十三镇还容易说呢。他们全是三、四个月不曾领饷，提起祥呈、张豹来，咬牙切齿，恨不寝其皮食其肉。他们每逢见了十三镇的人，便说你们是天大造化，遇着那样好统领，不但不克扣军饷，还自己拿出钱来垫发军饷。像我们真是造了大孽，遇着张豹这个统领，不但扣饷不发，还勒逼着叫我们掏腰包，孝敬完了他，还得孝敬祥呈。我们手下的弟兄，全急得要变了，他们连正眼看一看全不肯。这样的上司，还伺候他作甚么！我们情愿去报效李统领，不给钱也是乐意的。统领请想，他们十二镇的军官，全说出这样话来，要劝他们投降，还不是易如反掌吗？”荀文接着说道：“并且十二镇的标统，如蔡大猷、如杜公衡，全同我是拜盟的兄弟，只要将标统运动好了，其余全不成问题。至于十二镇全体军官，同张豹要好的，只有杨得胜一人。偏偏他又出了差，随瑞方到四川去。这不是难得的好机会吗？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李天洪也觉着这事有十分把握，便不害怕祥呈的话了，只商量将来怎样定期举事。

在这时候，并且还有一件意外的事，更足坚天洪举事的心，原来项子城在河南彰德，处心积虑，也想要推倒满清，特派他的心腹爪牙，到各省相机行事。湖北军界不和，及一切内讧情形，项子城早探得清清楚楚，特派他的心腹将官梁志忠、郑尔和，秘密到湖北来，同三文在暗中接洽。言明：项官保情愿助一臂之力，将来事情成了，富贵功名，大家同

享；倘然不成，官保还能保险，决不致受甚么意外之祸。大家全知道官保的势力很大，别看他退职在野，门生旧部，却布满全国。一朝有了机会，他登高一呼，立刻便能全国响应。如今他既派心腹来接洽，这事更有了十分把握。所以，三文在暗中进行的非常猛速。

偏巧，又出了一种促成的机会，就是那不知死活的何仙姑，同张豹的夫人，及祥呈的七姨太太，结了异姓姊妹。那庄夫人常对她说，李天洪是心腹之患。何仙姑听了这话，便乘隙而入，说李天洪既是心腹之患，为甚么不锄治了他。却留这祸根呢？庄夫人道：“谈何容易，他既没有显著的罪名，而且又有一镇兵权，就是大帅想锄治他，还不易作到，何况我们呢。”何仙姑笑道：“这话太笨了，我们想锄治他，只须人不知鬼不觉，便要了他的性命。何须鸣锣响鼓，用军法治他呢？”庄夫人尚未答言。七姨太太抢着问道：“姊姊你可有甚么妙术吗？你如果能作到，我能叫大帅谢你一万银子。”庄夫人也说：“妹妹你既能拘神遣将，害死一个人，料想算不得甚么，这事简直就托付你办吧。”何仙姑见二人已经入彀，便又装腔作势，说这事可使不得，我们是修道人，怎能无故害人性命，这事还请你两位另寻高明吧，我是断断不能作的。二人见她如此推脱，又再三央求，高低由七姨太太说定了，事成之后，酬谢一万块钱，眼前现拿出三千来，作为施法时一切零费。庄夫人作保证人，仙姑才答应了。七姨太太回来，对祥呈说知，并叫他立刻拨三千块钱。祥呈正在怀恨天洪，一听说有人能将他治死，不觉喜上眉梢。但是先要拿出三千元来，他未免有点肚痛。怎当得七姨太太瞪圆了眼睛，非立刻拨钱不可。祥呈无法，只得依着她，从账房支了三千元钞票，交付姨太太手中，由他转赠仙姑。何仙姑得了三千块

钱，当然得要装模作样，摆出些法术来给大家看。于是用桃木修了一个人形，给他穿上军装，又变着方法打听得李天洪生辰八字，写在木人的背上。每逢三天作一次法，等到七七四十九天，保管天洪暴病身死。庄夫人同七姨太太，看了她这种动作，莫不信以为实，说仙姑的神通广大，法术无边，额手相庆，以为指日间便可将这眼中钉去掉。那知害人不成，反害了自己，是甚么缘故呢？

原来和太太公馆中，新上了一个男仆，名叫祝成。此人当日也入过军籍，在十三镇充当马弁，因为喝酒醉了，耽误一件公事，不曾送到。按营盘的规矩，本应打二百军棍开除，是天洪格外恩厚，只将他开革了，却不曾打他一下。因此，祝成提起李军门来，便感激得五体投地。这一次何仙姑诅咒李天洪，并且暗中作法害他，祝成看在眼里，直气得要疯。便辞了事，到李公馆来报告，自称有机秘大事，必须面禀军门。号房上去给他回，正赶上天洪同章兴文在密室中会议要事，听说祝成要面见告秘。天洪还记得他，便吩咐传他进来。祝成上来，叩罢头侍立在一旁。天洪和颜悦色的问他甚么事。祝成拿眼望着章兴文。天洪笑道：“你自管说，不用避讳，章老爷亦是我的心腹。”祝成这才从头至尾，详细说了一遍。天洪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当是甚么机密事，原来是为这个。好好，自请她去作法，我问心无愧，还怕她的妖术吗？”章兴文在旁答道：“统领宽仁大度，诚不可及。但此事据标下想，妖妇的邪术，还是第二问题。惟有祥呈、张豹两人，处心积虑，必欲将统领置之死地，不惜出此卑劣手段，以偿其愿，实在可恶已极。若不早早下手，难保他们不再出别的辣手。莫若乘此机会，宣布他们的罪状。只要本部军士，大家齐心，不愁不能一鼓成功。”天洪想了想，说你这话固然也

对，但是十二镇的真意如何，目前尚无十分把握。只要他们不持异议，不拘那一天，全可以起事。祝成暂随你去充当护兵，千万不可露一点形迹。你同他们几位，可急速联络，相机行事。也不可太操切了，要紧要紧。章兴文答应下来。

偏巧过了两天，总督祥呈发出一件公事来，分投十二、十三两镇，是定于某日要在省城会操。其实骨子里边，是要借着会操的机会，收缴十三镇的军械，并逮捕李天洪，这是同张豹预定的计划。张豹利令智昏，还认着十二镇全是他的心腹呢。自接着这一件公事，便兴兴头头的饬知两协，急速动员来省。原来十二镇的人马，只有辎重、工程、马炮各营在省城，其余两协步兵，全分驻在汉阳。蔡大猷和杜公衡两个协统，早被章兴文等说降，只等机会一到，便倒戈举事。偏巧祥呈要调他们来会操，这真是想不到的机会。因此接到公事，连一天也不肯停留，便下动员令，即日开拔来省。何仙姑在江中遇着的船，便是这两协军人。

及至到了省城，大家一会合，没等到第二天会操，当日夜间，便联合在一处，共同起事。可怜祥呈同张豹还在睡梦中。攻总督衙门的是荀文，包围张公馆捉拿张豹的，却是蔡大猷。张豹吓得魂不附体，战战兢兢的会见蔡大猷，说贤弟咱们同事一场，何忍残害我的性命，只求你开一线之路，放我夫妻逃生，所有银钱产业，我情愿尽数献出来，作为买命之资。蔡大猷哼了一声，说你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。咱们十二镇中，欠四个月军饷不发。我试问你这些钱，全跑到那里去了？张豹道：“贤弟，你不要错怪我，军饷不发，全是祥呈一个人吞没了。愚兄为这事，也曾三番五次向他力争，怎奈他执意不发，愚兄也莫可如何啊！”蔡大猷道：“你不用全推在祥呈身上，我试问你这半年工夫，你在汉口汇丰银行存了八